

談々廈門話

廈門市圖書館
贈

作者



談談廈門話

(1)

洪寶松

我們日常所說的廈門話，中間混雜着許多國內外的語言，決雜亂幾乎使他方人士听了，莫名其妙，及廈門人听了，也难免有^些不明白。

廈門話所混雜的外國語：有英語，如水上浮標叫 *thang* (注)就是英語的 *tank*；有泰國語，如‘鹿侯’就是泰語的娼妓。手杖叫洞葛，有人說是西班牙語，也念叫 *chiauphio* 有人說是緬甸語。

廈門話混雜馬來語最多。下面我舉一個有趣的詞兒‘五脚氣’加以解釋，可見廈門話的混雜：

五脚氣就是人行道，英語叫 *five-foot way*，意即五呎路。而英人謂脚徑又因為 *foot*，是人所共知的。馬來人說英尺時必用脚 (*kaki*) 來代替它。因而馬來人說五英尺時，就說 *lima kaki*。我們華僑稱人行道也就跟馬來人說‘五脚氣’。這是五脚氣由英語和馬來語展轉傳譯而來的一個詞兒。其實五脚氣三字只說到五呎，而不及路字。只因這個詞兒在馬來亞沿用已久，竟不覺的沒有意義哩。

廈門話還混雜着國內外各地的方言，從中有普通話，有廣東話，也有一些和蘇州話同音的，如何人說啥人；有和潮州

注：*Thang* 字係應用差會通用的‘白話字母’（廈門話羅馬字），以下注音同。

話同音的，如何時說值時，又仿原註的何字叫 *oā*，正和南曲裡何字應唱 *hoa* 相近。此外還有一些閩南土話，他久居閩南的人們听了，是完全不懂的。

廈門話會有^{這樣}後什的原因是為了廈門是個通商口岸，華僑多由這裡進出。因此他們就從國外帶回僑居地各種語言來；同樣，因為廈門是個通商口岸，外省人民什居，也就帶了他們的方言來了。

不但如此，百數十年來居住閩南的荷輩，他們的文化程度極低，文盲佔百分之八十以上，把原來的字音都說錯了；也有把字義誤用了。有的甚至穿掙附會，失掉原有的意義，以訛傳訛，使得生存在現代的人們听了，不知該說，不知該解。

下面讓我把廈門話所混雜的馬來語或各種方言，以及其中的錯誤、不通和穿掙附會等處，一一分別舉出：

甲、屬於馬來語的

(1) 對於音樂愛好，廈門人也^有說“私甲”的。這 *Sukah* 一詞就是馬來人常用的梵語 (*sanskrit*)，也就是馬來語；

(2) 常居說“郎那” (*long pang*)；担保叫“董光” (*tan ngkong*)；交接或滲染說“占泊” (*cham por*)；幫助或提挾說“道郎” (*tulong*)；提防或看守說

“惹透”(chiakha); 估量说“亚透”(agah)。这
些都是马来语。

(3) 最可笑的就是厦门人对于酩酊大醉说“马目”(ma-
bor), 其实“马目”在马来语只是冒醉呢了。

(乙) 属于普通话的

(1) 厦门人饮酒拈梅一向是用普通话。而对于方
童贯三个姓氏就说的 Thang, Pung, Pi 也和普通
音相近。尤其对于一个高大的人呢, 就叫高长 (kau-
chhang) 大溪;

(2) 厦门人称污穢为“庵箴”^向正是普通话腌腌二字;

(3) 以下几个词见厦门人却说普通话: 上支列
底、摆坎、装腔、丢脸、高粱、混帐、打油和打诨;

(4) 无稽(说或撒谎)厦门人说 hansiān 正
是普通话“好笑”二字;

(5) 闽南地方戏所說的“kân tē”一词正是“跟的”
二字, 意即跟随之人, 不分男女, 所以老僕称老跟一
闽南人女婢叫嬖本
附注: 闽南话称老跟, 不敢
称主。

丙) 属于广东话的

原书缺页

东人也说甜；英人也说 sweet。）

(2) 剃头刀叫剃头刀；好牌叫好条；师傅叫司父，这些却是误用的；

(3) 巴图鲁疑是回图鲁：误。

(已) 属于音转的 上面说过，我们的前辈不识字的多，所以厦门话有些很好的词儿和短句却给他们说歪了：

(1) 绝洞说成“赵工”；功课说成 *khang-khi*；俗见说“*sioh-khan*”；呪诅说成“*chiu-choa*”；从头至尾说“*chng-thau-khi-li*”；布水浒传上的“唱喏”反叫他们说成“*chhiu-lia*”；何家说成乾家 (*ta-ke*)；
(2) 上头 (张婚笄多先为上头) 说成“象头”；上鞋说成“象鞋”；又把胎衣的上一字放弃，只说一个衣字，叫“*ui*” (注)；

(3) 装人做事叫“做失”，这失字当是普通话“事”字一音一转。因此，不是失当是“不是事”了。乞食叫乞食也许也是巧字一音一转呢？“长惠后”当是“砖所后”的音转；知影 (*Chai-ia*) 当是知晚的音转，这些却是可以臆测的；

(4) 母鸡未下过蛋的叫“*hoe-loa*”疑是“鸡嫩”的音转*：

(5) 最奇的就是免说成“*m-mian*”。据我个人的意见，免字的拼音是 *mian*，如果把这四个字母拉长

(注) 衣读“*ui*”疑是古音。南曲寒衣唱寒威可以参证。

* 厦门话也有形容词放在名词后面的，如“面”和“李面”。

一点来说，万就发成“m-mian”了。是不是呢？

(庚)属于穿掉的

(1) 掉头字的，如不见说“打不见”|phak-m-kin|；故意说“才故意”；

(2) 掉尾字的，如未尝说“未尝未”；不搭说“不搭一”。

(3) 掉在中间的最多，如不过说“不三过”；古将说“姑不收”；不时说“不四时”；何苦说“何必苦”；相通说“san-lang-thang”至于大概、陆续、量约就打互中间掉入一个具字说“大具概”、“陆具续”、“量具约”。

(辛)属于脱漏的

(1) 厦门人说“不中不下”只说“不中不”把下字省略下来；

(2) 说“摆子”就是摆架子，就漏中间一个架字了；

(3) 剪头说“剪头”，好像是精健的战靴移似的，然而未大悟谬了。

(壬)属于不通的 上面说过，厦门人所说的话有很多是不通的，特别是关于音读和意读最为混乱；如毛蟹，气上字音读，而下字万就意读了。同是一个烟字，在烟袋(hun chke)是意读，而在烟筒(ian tang)是音读。下面我再举出一些大不通的厦门话来：

(1) 乾就是“ta”，而厦门人偏要说“kanta”。既有一字音读，又要加一字音读，真是不通！

(2) 半老半人，厦门人偏说“pò- ló- lán- hū- lín- lán- g”（半老半人）。不太笑话了吗？

(3) 象棋和纸牌的将帅，不叫将帅，而叫君叫王，凉亭而单叫亭，离奇极了！

(4) 不乃说“不乃”（m- thang）就真不通了。

(5) 属于土话的 这一类的話很多，不勝枚舉。三四十年來，自从小學改為普通音（及北京腔）以後，漸被淘汰。下面舉出一些已經死去軍用的話和一些現在還是常用的以示例：

(1) “加里羅”意即“未曾”——（南曲有：算來年紀尚且加里羅）。
“強柏^呷呢”（khi- peh- ni）意即勉強；“五里斜街”意即潑皮嘴；“吳其咬鑄”意即無理取鬧。這些都是軍用的；

(2) 隨便說“chhin- chhai”；撒謊說“白成”；婦人丑陋說“khia- si”；男子漂亮說“緣投”；罵叫“好家”；滾說“宋出”；閑說叫“姑成”（ko- chian）；爭論說“爭然”；爭執說“傾否”；乾淨說“浩氣”；污穢說“劉祥”；小孩能美

说“吉锥”；妇女秀丽的说“素醒”；水半冷热说“拉佛烧”；人打冷

战说“加砵笋”。这些却是常用的。

至于厦门话对于鼻音应用，厦门话比说更多省方言话无。说来也很有趣。

原来厦门话若从发音来说，声母和韵母一共24个（见表会西人话著的白话字母，以厦门话罗马字）。在这24字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厦门话发音没有齿音，如 f 字，没有撮口音如 y 字，也没有舌音如 ch 字。这样的字母与发音未免太简单不勾用了，为怎样去应付那些汉语的单音字和同音字呢？唯一的办法只有求助于鼻音。因此，就把 a 加鼻音读 a^n ， e 、 i 、 o 加鼻音读成 e^n 、 i^n 、 o^n ，以清其究。再由这些带鼻音的元音拼合成为 ai^n 、 ao^n 、 ia^n 、 io^n 、 iu^n 、 oa^n ，和 ui^n 为拼合元音。据此，厦门话的字母就有28个字了。（白话字母的 ch 和 ch 同音，就说是27个也可以。）

由于这些鼻元音的应用，我们就可以把 ao （ a^n ）字从鸭字分别出来； uo （ u^n ）别于锅（ g ）； iu （ i^n ）别于姨（ i ）；布窝字也可以读成 uo （ u^n ）字（好恶的恶）了。腔布柳雨（ niu ）可分；沙衫（ sa ）可别；布靴免（ $hiao$ ）也不至混淆，不很好吗？

再举一个例吧：

山羊看見滿天星，青之圖之真像錢。

這句若從音讀，只見在這14字當中，山看見滿天圖真錢，一字押收音于元字，其餘6字則收音于ng；如果從意讀，就除了真字外，其餘13字都是用鼻音發出的。足見鼻音在廈門話的重要了。

此外，關於廈門話句子的組綫也值得一談。但是我們不是專門討論廈門話句子的組綫法，而是要提到它的句子當中一個很特殊之點。那就是直接賓語(direct object)的用法。據我所知，國內方言、馬來語和英語，凡有將直接賓語移位，移到主語後面的是為了表示這直接賓語在這句中特具重大意義。但是廈門話的直接賓語一向是放^在主語的後面，不管它是否有特重的意義存在否；例如：

哥之兩塊糖要給你。

這句話倘若有人說時是把“兩塊糖”三字放在間接賓語“你”字後，那末人家一聽見，就馬上曉得他不是地道的廈門人了。廈門話的句子組綫法是有這樣特殊的。

要之，我不是習語言學的，也不懂什麼改錯，更不是個音韻學家，只因我對於這些東西感到興趣，就不覺字裡行間言近乎理通。乃是我所說的抑是些瑣屑皮毛，無關宏旨，唯登大雅之堂，并且此文裡也主觀牽強，穿鑿附會之處，恐在多有，尚望通達之士無吝指正，幸甚。

1957年6月